

第一章 孤身女子養娃難

又是一年春雨綿綿，堤壩柳絮紛飛，彈指間鳥飛兔走，一瞬千里。

五年也只是起起落落的若干個日月，叫人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，眼裡只有望不斷的柴米油鹽。

茶園摘採忙，一碧如洗的藍天下，女工身背竹簍，頭戴碎花巾，井然有序忙碌摘採，一起一落，自成一派春景。

此處連綿的茶山是錢塘徐員外家的土地，茶莊農民多是他家佃戶，替他採收，晾曬，製成茶葉，再以上中下等的價錢被地主購得，佃戶繳納不起茶稅，不得私自種植茶葉，只好出賣力氣求生存。

青娥便是其中一家，她搬來錢塘也有三年，上山種茶卻是這兩年的事。

起因是人多的地方愛說閒話，見她孤兒寡母，才剛搬來半月便被編排了個難聽的故事，說她是秦淮妓子，躲到這兒來生養孩子。

不信？不信你等著，她總有天開門做生意。

於是好色的男人們伸長了脖子等啊，不見她開門便開始罵她，覺得她看不起他們，她憑什麼看不起他們？一個出來賣的，狗眼看人低。

她本有個未婚夫趙琪，但對方和她已不在一塊兒生活了——趙琪當初倒是想跟她一起，青娥卻不願意。

離開江寧時青娥便提出兄妹分家，趙琪懵了，他們是未婚夫妻，怎麼能說是兄妹？即使他再痛恨那日船上發生的事，和青娥爭吵過幾回，卻仍想著挽回，直到一日清晨他在廚房燉肉，聽見青娥扶井乾嘔不止，大夫說她有了身子，他心灰意冷離家出走，但依舊沒有同意分家。

他只有沒錢了才會回來，回來得知青娥在錢塘過得不好，被街坊編排，提著棍子挨家挨戶敲門，當街打了她的鄰居被送去衙門。

青娥自不會感謝他，還要怪他衝動，百般無奈之下帶著女兒搬去了山上茶莊，當了兩年採茶女工覺得可以勝任。

女兒小名茹茹，全名李茹，四歲了，是走路走快了還會摔倒的年紀。

都說女兒像爹，可見過茹茹的人，只會說她長得和青娥一模一樣，大眼睛小鼻子紅嘴唇，唇畔還有個甜滋滋的梨渦，笑起來母女兩個越發相像。

搬到茶莊的這兩年間趙琪也來過幾次，來找她要錢也幫她幹活，不過這次青娥學乖了，對外說趙琪是茹茹的舅舅，省得惹人猜忌，招來噴濺的唾沫星子。

茶山上，青娥背上背簍，將玩泥的茹茹揪起來領下山，茹茹牽著她的手，嘴巴裡發出些怪響，一會兒學山林間的鳥叫，一會兒學家門前的小狗叫，蹦蹦跳跳，又突然把兩隻小手疊在臉前學小鴨子。

青娥歎口氣，提溜著她的胳膊，加快腳步。

到家她推開院門往裡走，低頭問：「餓不餓？」

茹茹玩鬧一路熱得出汗，細軟的髮絲黏在額頭，抬頭看她，「餓了，青娥也餓了嗎？」

小姑娘喊她名字喊成了習慣，鮮少叫娘。

「我還成，做個麵疙瘩給妳吃？」

「麵疙瘩！麵、疙、瘩！茹茹愛吃麵疙瘩，麵疙瘩麵疙瘩！」

哎，又開始了。

青娥漫不經心抬起頭，卻見院中赫然坐著一人，正滿臉堆笑地看著她。

來人肥頭大耳，著絳紅色綾羅綢緞，戴銅錢紋四方平定巾，正是這一片的大地主徐廣德。

徐廣德笑道：「麵疙瘩好啊，茹茹也喜歡吃麵疙瘩？」

茹茹瞧著他不說話，但也不怕生，只因這徐廣德不是第一回來了。

不速之客屈尊前來，青娥不得不報以微笑，「徐老爺，您這動輒登門的架勢真是嚇到我了，不然您叫他親自來嘛，有什麼話都當面說。」

徐廣德樂呵呵道：「青娥啊，我這不就是來請妳過去的，麟大官人還盼著和妳將誤會解開重修舊好。原來好好的，都只等搬過去當奶奶享清福了，怎麼又反悔和大官人鬧起彆扭？」

「我不是和他鬧彆扭，是不好再往來了。」青娥在院裡打起井水，淨了淨手，「麟大官人有話說便讓他到山上來，我就不去見他了。您要坐就再坐會兒喝點茶，我得做麵疙瘩去了。」

這徐廣德是在為旁人傳話，而能叫地主親自登門向佃戶轉達話語的，自然也不是什麼尋常人，正因如此，青娥也不能太過強硬。

徐廣德賠笑臉跟著青娥進廚房，見她彎腰舀麵粉，背向自己，穿得雖是粗布花衣裳，可腰細臀翹，身材好得叫他渾身刺撓，抓心撓肝，又不由得心生遺憾，暗道要不是秦孝麟那紈褲橫插一腳，這會兒她定然已被自己近水樓臺。

要問秦孝麟是誰，那是錢塘的花霸王，花是辣手摧花的花，霸是橫行霸道的霸，能在這兩件事上稱王，可見其有錢有權——他家裡做著錢塘最大的茶葉生意，二叔是杭州知府，放眼整個錢塘，沒人敢與他作對。

青娥能與此人扯上關係，須得追溯到她剛到山上做佃戶的那年。

此處山脈連綿逶迤，徐廣德名下茶園是放眼望去有邊際的這一片，其餘那幾座綿延不絕的茶山，則是錢塘秦家的地。

秦家手底下就有許多農工、家生的奴隸，犯不著在外招人做活，若是豐收農忙的時候就從徐家借人幫忙採收，按工時結算酬勞。

青娥便是在秦家茶山招惹上秦孝麟，他大老遠見過她一次覺得是個山野香花般的女子，叫吃慣山珍海味的他垂涎三尺，只是見她身後背著孩子便沒再派人查明她的身分。

後來又過一年，他想起去年在茶園見過的貌美採茶女，閒來無事又去瞧了瞧，今年她熟悉了此地環境也認識了些人，背著竹簍下山時和周圍婦女有說有笑，婦人們碰上秦孝麟和他打了聲招呼，青娥也與他道了聲麟大官人吉祥，兩人隔著轎子窗戶打了照面，叫他惦記到隔天早上。

他叫僕役帶回此女消息，得知她是個寡婦，孩子舅舅偶到錢塘，其餘時候便是孤兒寡母兩個相依為命。

秦孝麟心想這倒好啊，是個良家，也省得打發她丈夫，便拿出了些對付良家的手段，開始派人送些吃的用的到青娥家裡，無微不至照顧她的生活。

起初青娥躲他都來不及，送的東西也不敢收，後來一個月過去他還不露面，青娥才稍稍感到好奇，覺得這人似乎也不是登徒子，明知她有個孩子還如此鍥而不捨，不由得動容。

那時茹茹三歲，正是艱難的時候，青娥獨身帶著孩子三年，早就身心俱疲，心想對方若真是個值得信賴的也並非不能接觸。

於是她便結識了秦孝麟，初相處對他印象極好。

她是外地來的又住在山上，不曉得他在歡場上的那些威名，在相處中真被他喬裝的溫柔矇住，覺得他才高八斗又溫情脈脈，正頭夫人早前病逝也沒有急著再娶，顯得是個有心人。

那日青娥與他在山間散步，他無意間提起自己是永昌十二年的舉子，那年份叫青娥微微一怔，偏首睇向了他。

算起來，那人也該是永昌十二年的舉子。

兩人身後是明媚的日頭，青娥扭頭看向秦孝麟，一瞬辨不清他的面目，他狹長的鳳眸溫潤含笑，恍惚間變作了另一雙澄澈堅定的眼睛。

直到秦孝麟俯身要來吻她，她才慌張別過臉去，「我不是這個意思……」

秦孝麟只笑笑，「是我著急了。」

他那次的確冒昧，但念在初犯，兩人又相互看中，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可。

青娥彼時二十四，是老姑娘了，還帶著別人眼中來歷不明的孩子，能遇上這麼好的人是為難得，錯過一次，容不下錯過第二次。

她左思右想，看看自己的現狀，默許了秦孝麟在錢塘打點房產予她做個棲身之所，等在他正頭太太的墳前敬過茶，便帶著茹茹搬家，給他做個外室，過上那丫鬟婆子環繞的平順日子。

其實青娥也有私心，她想趁茹茹不記事，讓她認秦孝麟做爹，也算躍身成了小姐，背靠秦家將來能有個好出路，不必重蹈她的覆轍，至於那些情啊愛的她嘗過滋味就夠了，早就不想了，秦孝麟願意將茹茹視如己出，這還不夠嗎？

然而事情的轉折便在此處。

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，那天青娥到莊上誰家幫忙曬穀，那家漢子是個消息靈通的，又以為青娥清楚秦孝麟為人，便調笑著道出秦孝麟及冠時在青樓豪擲千兩和人爭搶花魁的軼聞。

青娥一聽有些錯愕，但還是耐著性子，佯裝知情地問出了秦孝麟的真面目。

她發覺秦孝麟一直都在騙她，他那正室太太不是病死的，而是小產後見秦孝麟仍在外花天酒地，自己萬念俱灰墜井死的。

這樣的男怎麼可能接納茹茹？莫說茹茹，就連自己也只是他一時假裝深情的消遣。

這就叫玩鷹多年，反被鷹啄了眼珠子……

之後青娥再也沒有見過秦孝麟，他大抵察覺了什麼，屢次叫徐廣德代他登門。

本來說好過完年便帶茹茹搬去他那兒，現在已然三月，她都不曾捎回半句話，儼然回絕了這樁無媒的親事。

這回徐廣德登門，她總算有話給秦孝麟，說的卻是要與他劃清界線一刀兩斷，不等麵疙瘩做好，徐廣德便下山去秦孝麟的府邸，替青娥將話帶到。

「麟大官人，李青娥她不識抬舉，說要與你斷絕來往，說你要是不樂意，就上茶莊親自找她，她不肯下山來。」

秦孝麟正側臥羅漢床和姬妾相互餵食葡萄，聽罷沒什麼反應，敞著整片蜜色精壯的肌膚，笑鬧著吐了葡萄籽在小妾胸口，惹小妾好一陣嬌嗔。

他無暇分心，搔搔額角，「多謝徐員外替她傳話，我曉得了，讓我想想。」

秦孝麟當下沒做表態，隔日送了兩件古董到徐廣德府邸。

送東西的小廝朝徐廣德拱拱手，嘻皮笑臉地說：「我們爺說了，李娘子在徐老爺您這有房有地有倚仗，這不行，他得叫李娘子失掉倚仗，再把李娘子的硬骨頭揉碎了，李娘子才會知道爺待她的好。」

徐廣德一時有些迷茫，「麟大官人要我怎麼做？」

小廝湊上前去和徐廣德窸窸窣窣咬了一陣耳朵，兩人相視片刻，小廝問徐廣德明白沒有，徐廣德卻是為難。

「這可是捏造文書啊。」

小廝不以為然，「她一個目不識丁的婦人，還能看出造假？嚇唬嚇唬她就行了。」

徐廣德不大情願地點點頭，看在那兩件寶貝的面子上，答應下來。

翌日，徐廣德準備好說辭，再度去往青娥家中。

他連日登門，害得青娥又被鄰居閒話，倒不是編排她和徐廣德，而是都知道她和麟大官人的好事黃了，在看她的熱鬧。

「徐老爺，您再來我可就不歡迎了。」青娥仍舊笑臉相迎，正蹲下身幫茹茹擦臉，她在院裡和小花狗玩，弄得一身塵土，「您先坐，我替茹茹擦完臉就給您看茶吃。」茹茹看看青娥再看看徐廣德，額上碎髮都被擦向一邊，不大高興地扁著小嘴沒有說話。

「不急，不急。」徐廣德自己在條凳坐下，搓膝四下看了看這間不大的屋子，「別誤會，我這次登門不是為著妳和大官人的事。」

「那是所為何事？」

徐廣德拿拇指撚撚八字鬍，「青娥啊，先頭妳和大官人要成好事，我便沒有急著跟妳說，想著橫豎妳也要搬出去了，但眼下妳既不答應大官人，那按照租約這土地月我得收回來，新去處妳物色好了沒有？」

青娥沏茶的手一頓，以為徐廣德記錯了，將茶碗遞過去，笑著提醒他道：「您記錯了，我租了三年，今年才是第二年哩。」

徐廣德接過茶碗，放在桌上不急著喝，只一雙耗子眼冒著精光地看她，「是妳記錯了，租地條約上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，妳也畫押了的，只租兩年。」

他為求醒目，還伸出兩隻短粗的指頭在青娥面前比劃，笑容奸詐得叫青娥遍體生寒。

租約都在地主家簽訂，他們這些佃戶大字不識幾個，若徐廣德真要在文書上動起手腳，變著法地刁難，青娥也無計可施。

青娥還在想說辭拖延，卻聽徐廣德一聲慘叫，茹茹撲上去咬住了他「醒目」的兩根指頭，張牙舞爪要撓他，「不許欺負青娥！不許欺負青娥！」

徐府僕役連忙去將茹茹抱開，青娥要搶回茹茹，卻被徐廣德箝住了手腕。

不碰不要緊，這一碰，肌膚細嫩腕骨纖細，徐廣德抓住就不想撒開，面露喜色道：「青娥，秦孝麟確實不是什麼好東西，不然妳跟了我？我老實，妳說什麼就是什麼，而且我家裡規矩不如秦家多，妳跟了我，我就休了那黃臉婆抬妳做正頭夫人，妳說好不好？」

「鬆手！」

徐廣德哪捨得，另一手沿袖口往裡探，摩挲她胳膊，「好好想想，別急著回絕。」他奸笑聲聲，「也別不識抬舉，真當自己是個貞潔烈婦？妳那姓趙的哥哥分明就是妳的姦夫！這小孩兒也是他的種吧？」

「呸！」

青娥扭臉見徐廣德笑得滿面紅光，再聽茹茹哭喊著「青娥」，猛提氣，抄起茶壺便往徐廣德的腦門上砸。

又是一聲慘叫，總算驚動鄰里，可礙於徐廣德是自家地主都只敢在外探頭。

「李青娥！妳等著！」

旋即徐廣德捂著紅腫的腦門從門裡走出來，步履蹣跚招呼小廝下山。

第二章 拐孩子逼她屈從

下山路上，徐廣德迎面遇到趙琪，做賊心虛走得更急。

趙琪大半年不曾來過，見狀立刻察覺問題，心跳如擂鼓，擔心大事發生，飛奔上山。

他來到青娥家門口，心臟發脹，青筋暴起，驅散了門外聚集的人，來在門內，就見青娥跌坐在地，緊抱著小鵠鵠似的茹茹。

「琪舅舅……」

「茹茹。」趙琪怔然環視屋內，「發生什麼事了？徐廣德，徐廣德那個畜生做了什麼？我，我去殺了他，妳等著，我這就去宰了他！」

「站住。」青娥慢慢抬眼，「你去宰誰？先扶我起來。」

趙琪見她不像受到傷害，將她扶起，冷靜下來問：「這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「沒什麼，報應來了而已。琪哥，我有些站不住，到廚房給我端碗粥水來。」

趙琪破天荒沒對青娥甩臉色，只是到廚房做了點吃的給她們兩個，青娥抱著茹茹躺在榻上，嘴唇沒什麼顏色，儼然心事重重魂不附體。

趙琪搬來炕桌擺飯，快炒了兩個小菜，讓青娥就著吃點米粥。

青娥道了謝，坐起身捧碗喝了一口熱粥，渾身都放鬆下來，淡淡道：「你別擔心，徐廣德沒對我做什麼，他只是把我的地收回去了。」

趙琪眉心一緊卻沒說什麼，扒兩口粥後才道：「妳說妳獨身住在山裡是不是自討苦吃？」

青娥沒答話，往茹茹碗裡夾了點菜，「別光吃醬蘿蔔，太鹹了。」

趙琪本就覺得上一句說得沒必要有些後悔，聞言又在心裡想，青娥這是不是在暗諷他鹹吃蘿蔔淡操心？

不大爽快，他清清嗓子對茹茹道：「茹茹喜歡吃蘿蔔？」

茹茹捧著碗，只有腦袋和胳膊露在桌子上，看著就跟要從桌子上沉下去了似的，眼睛倒是滴溜溜機靈地轉著，「我喜歡吃肉！」

趙琪笑摸茹茹髮頂，「像我，我也喜歡吃肉。」

言罷，茹茹想起徐廣德的話，斜著眼睛悄悄觀察起趙琪，趙琪沒有察覺，叫茹茹到外邊拿剩菜餵小狗，自己正好能和青娥說幾句。

青娥見狀起身要去屋裡拿錢，趙琪將她拉住說：「我不是來要錢的。」大約連自己都說服不了，他頓了頓又道：「現在不想要了。」

他吞吞吐吐，想問她要不要重新和自己生活，卻怎麼也說不出口，最後到院裡抄起把鎬子，「我找姓徐的去，我跟他理論。」

「琪哥！」青娥趕忙將他喊住，拉回屋裡，「用不著，你得罪不起他。」

「那妳怎麼辦？」

「能怎麼辦，惹不起我還躲不起？他的地不給我管了，我還能搶來管？走就是了。」要說這件事和秦孝麟沒有關係，青娥是不相信的，但她已經打定主意和秦孝麟劃清界線，更不想趙琪摻和進來，因此沒有特地跟趙琪說明此人。

「妳主意多，我干涉不了，自己看著辦吧，誰也管不了誰的死活。」趙琪知道自己和青娥這幾年漸行漸遠，雖說不如頭一年關係那麼僵了，但他已不再是她在這世上最親近的人。

青娥笑笑，「我去歇一歇，替我看會兒茹茹。」

趙琪語氣有點僵，「我哪懂看小孩。」

「你不在，茹茹也總念叨你。」

趙琪一聽樂了，「她念我？那我是該看看她去，妳歇著吧。」

他走出屋去，牽了茹茹的小鱗手在掌中，許是年紀大了也覺得孩子挺有趣的，蹲下去扒拉開一個勁跳到茹茹腿上的小花狗，「別玩狗了，狗多髒，洗洗手，舅舅帶妳下山買點好吃好玩的。」

茹茹高興得直拍掌，「我想買個糖人，上回在城裡青娥不買給我，是大官人買給我。」

趙琪一愣，「什麼大官人？」

「就是麟大官人。」

小孩子也說不明白什麼，趙琪仍皺眉不豫，牽著茹茹往山下去，想來青娥不叫他多管閒事，就是因為她有這個麟大官人，根本用不著他。

他問：「麟大官人待青娥和茹茹好不好？」

茹茹點頭。

趙琪又問：「是我待妳好，還是麟大官人待妳好？」

「麟大官人好，舅舅總是不來找我玩，你每次來，大家都說你是來訛青娥錢的，你每回來，青娥都不會笑。」說罷，茹茹抬頭看向趙琪，怯生生問：「琪舅舅，你是我爹嗎？」

趙琪陡然看向茹茹，見她高抬著下巴期待地望著自己，一下子竟不知如何作答，轉念想起那個半路殺出的麟大官人，長長吐出一口氣，蹲身將茹茹抱在懷裡，「是，我是妳爹。」

茹茹探究地問：「青娥為什麼要我叫你舅舅？」

「別告訴青娥，妳當著她的面還是叫我舅舅。」

「這會兒呢？」

「這會兒叫爹。」

「爹。」她叫得很快，迫不及待，叫完又突然把小臉往趙琪衣領處一藏，眼淚熱呼呼順著他脖頸往下淌，「我就知道你是我爹，徐老爺也說你是我爹。」

「他說的算個屁。」趙琪酸了鼻子，雖說只是過過乾癟，但也終究有幾分真感情，「以後就不能再叫別人爹了，知道嗎？一個人只有一個爹，我是妳爹。以後誰讓妳叫他爹，都是在拆散我們兩個。」

茹茹一個勁點頭。

到了鎮上，趙琪掏出所剩無幾的賭資，買了糖人給她鞏固父女之情。

傍晚，青娥對趙琪下逐客令，茹茹捨不得「爹」，差點脫口而出，叫趙琪一個眼神制止，保守住了這個祕密。

「那我走了，妳……妳要是好事近了。」趙琪越說越輕，垂眼不去看青娥，「妳知道去哪找我，也給我個喜蛋吃。」

青娥揉揉茹茹腦袋，心想大約是她對趙琪透露了什麼不準確的話，也沒必要澄清，只笑了笑，「你的喜蛋呢？快三十的人就別居無定所混江湖了，也給我討個嫂嫂。」趙琪敷衍著應付過了這話題。

送別趙琪，青娥給茹茹擦了身，叫她先睡，自己燒了熱水坐在床沿洗腳，茹茹抱著她腰，有些聒噪地跟青娥說起午睡時的一個夢。

小孩兒聲音軟糯，青娥躺下去摟著她，拍她的背聽她說話，自己的思緒也飄忽起來。

剛懷這孩子的時候，是趙琪和她鬧得最兇的時候。

他本來一心想著「感化」她，回歸早前不分彼此的情誼，可他到底氣不過，便一面想和她在一起，一面諷刺她的背信棄義。

她本就不想和他過一輩子，於是和他把話說開，「我要把這孩子生下來，到個沒人認識的地方去生活，你不必管我的死活。覺得是我對不起你好，相互虧欠也罷，往後我們還是師兄妹，琪哥，謝謝你。」

趙琪大鬧了一場，最後他們一人分了五十兩，分道揚鑣。

這五年青娥過著比以前更安穩的日子，卻也不是什麼順風順水的好日子，因此遇

上秦孝麟時，她當真以為老天還願意給她一次機會，結果只是閒來無事捉弄她罷了。

青娥到底不可能再找秦孝麟，面對徐廣德的壓迫也無能為力，她計畫將今年的春茶採收完，低價轉賣給莊上其他佃農就拿錢帶茹茹離開。

於是隔日她天不亮就起來，為了趕緊完工，將茹茹送去莊上一個老秀才家中，自己上山採茶。

老秀才家是茶莊帳房，也是莊上唯一識字的人家，青娥平日就愛送茹茹去翻翻書，耳濡目染總歸也能認幾個字。

晌午日頭曬起來，青娥也幹完一天的活，去接茹茹回家時卻得知茹茹早讓秦府的人帶走了，還說是她的意思。

莊裡都曉得她和秦孝麟的關係，因此沒有設防。

青娥只覺渾身血液都湧到了腦門，慌慌張張卸下背簍，下山去了秦府。

這是她第一回到秦府，站在門房處的小廝卻像認識她，專門等著她似的，挺胸豐肚將她請進門內。

他領著她到小廳裡，「娘子稍候，官人正在更衣。」

青娥強壓著即將要蹦出來的那顆心，抓緊了那小廝的袖子，「茹茹呢？茹茹在哪？」

小廝滿臉堆笑，不住撤手，「姑娘讓婆子帶出去玩兒了，想是還沒玩夠不願意回來。」

「茹茹不會跟陌生人走的，你們對她說什麼了？」

小廝敷衍著，「這我也不知道，娘子別急，妳坐下稍等，官人這就來了。」

外頭傳來丫鬟見禮的聲音。

秦孝麟剛醒，中衣外頭套了件銀灰色的對襟長袍，面上還帶著點惺忪睏意，狹長的丹鳳眼冷漠地瞇著，踩在雲端似的往這兒踱步而來。

青娥出現在視野的一瞬，他挺直了脊背，面上帶笑地走進去。

分明一段日子不見，秦孝麟見了她卻好似無事發生地逕自朝她走來，熟稔地抬手撫過她面頰，「怎的清減了些，來接茹茹？瞧妳急的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是讓拐子帶走了。」

青娥往後退了半步，「茹茹在哪？我要帶她回家。」

秦孝麟對她的閃躲視若無睹，只道：「坐，怎的來了這麼久也沒人給妳看茶？」

邊上小廝當即嚇得臉色有些發白，青娥也不說話了，只含淚盯著秦孝麟。

秦孝麟漫不經心落了坐，擺手叫人為青娥看茶，笑一笑道：「來都來了，茶總要喝一杯。茹茹在外邊玩夠了自然會被婆子送回家，當娘的也不能總這麼操心。」

青娥沒有接端上來的熱茶，更沒有接秦孝麟的話，言辭懇切道：「大官人，是我不好，沒將話和您當面說清楚，對不起。雖說納妾不比娶妻，可於我而言也是終身大事，思來想去我擋不上秦府門楣，配不上大官人您，我只是個採茶的農婦，還帶著一個孩子，大官人眼下不厭棄我……」

「怎麼突然說起這些？」秦孝麟擱下茶盞，笑盈盈打斷她的話，「我不喜歡妳妄自菲薄，不妨對我誠實一些，妳既然清楚我的為人，何必害怕與我實話實說。」青娥緩緩抬眼，心想自己未必清楚他的為人，從前不清楚，現在更存疑。

未等她答腔，秦孝麟道：「是不是從哪兒聽了些關於我的傳聞？那都是早些年的事了，我以前的確年輕氣盛行事荒唐，妳覺得我騙了妳也情有可原，我的確對妳有所隱瞞，那也是怕妳因為我的過往而疏遠我。」

青娥沒有被說服半點，「昨日徐廣德到莊上來收我租地的事，你可知道？」

「他收妳租地？怪了，徐員外怎會平白砸妳飯碗。」秦孝麟笑看向她，「不過往好處想，早前妳擔心搬出莊子山上茶樹沒人管，這下不就沒什麼好擔心的了？」他這麼說和當面承認有什麼兩樣？青娥眉間輕結，艱澀道出真相，「徐廣德收走我的租地，是你的主意。」

秦孝麟笑笑不語，青娥忽然感到遍體生寒，頹然跌坐梳背椅上，而秦孝麟很喜歡她這副我見猶憐的淒慘模樣，那求饒的神情叫他身心舒暢。

他緩緩向她走去。

「妳以為，妳我之間還由得妳來做主？」秦孝麟躬下身，指節撫過青娥面龐，笑了笑，「怕什麼，也不是沒經過人事的小姑娘，曠了這麼些年，妳難道就不想嗎？」青娥覺得臉上的手指像是一柄冰冷的刀子，身體也緩緩沉入寒潭，她閉了閉眼，原先積蓄在眼眶裡的淚被擠落面頰，可轉眼又綻出個笑顏，唇畔梨渦盛著瑩瑩淚水。

「我曉得你只圖爽快，不圖長久，只要二更天以前放我和茹茹回家，你要我做什麼都行，我不反抗。」她頓了頓，「我好好伺候你。」

這下錯愕的人成了秦孝麟，旋即他笑問：「為何是二更天？」

「不為何，茹茹二更天要睡覺。」

秦孝麟望著她臉上那抹笑，有些敗興，冷笑起身，言道有些交易處理，叫她候著，青娥被帶去間房裡，瞧見了些駭人的「刑具」，之後便在那間房裡等著。

大約一更天的時候，來了兩個婆子擺飯，秦孝麟衣冠楚楚拿著酒器進來，要青娥侍酒。

青娥乖乖照做，還是免不了被秦孝麟掐腮灌了幾杯，饒是她酒量不錯也有些昏沉，伏在案上任由衣物被一件件剝解。

待她上身只剩櫻桃紅的主腰，秦孝麟拉她起身欲解她褲帶，青娥意識混沌，不自覺伸手推拒，怎知竟惹怒了他，重重將她往桌上一按。

青娥真的醉了，她撞到桌子又往地上摔，瓷器跟著落地應聲碎裂，她人也軟綿綿地倒了上去，劇痛霎時傳遍全身，額頭冒出豆大汗珠，卻是一聲不哼，支著胳膊側臥著更不敢動彈。

誰說承受巨大疼痛時會大吼大叫，青娥從小到大二十多年經驗，人在劇烈疼痛時，是發不出聲音的。

她視線開始渙散，十幾歲時被人追著滿街打的記憶也隨之浮現，她以為這是人生的走馬燈，盼著有一張臉可以在眼前出現，可是她眼前的只有秦孝麟。

秦孝麟見她紋絲不動，便以為她沒有傷到，一邊拉起她來，一邊罵道：「裝什麼死。」

這一拉起來才發覺她腰側被紮得鮮血淋漓，反將秦孝麟嚇住，莫說那點子淫邪的慾念，就是酒勁也在霎時被驅散。

青娥後知後覺地低頭看了一眼，臉雖煞白卻硬是沒哭，傻呆呆地站著。

「來人！人呢！人都去哪了！」

秦孝麟大喊大叫著讓下人傳大夫，他前段日子也算用心和青娥相處，對她動過幾次真情，見她如此自會於心不忍。

大夫趕來點燈熬油替青娥挑腰上碎瓷，青娥咬著被褥疼痛難忍，總算哭出了聲。待傷口清理包紮完畢，她已然面無血色癱軟在床，見窗外天色漸亮，她抓住伺候在側的婆子問茹茹的下落。

婆子也動了惻隱之心，輕聲道：「安心吧，姑娘前半夜鬧了一陣，這會兒已熟睡了。」

青娥聽罷，如釋重負昏睡了過去。

天亮再醒來，青娥下床去找茹茹，卻被婆子攔住，說這是秦孝麟的吩咐，要她臥床靜養，哪兒也不許去。

這一養便三日過去，青娥再也忍受不了。

她那晚不哭不鬧，倒激起秦孝麟的興趣，像找到了件摔不壞的玩具，每日來看她還非要親手餵藥。

青娥問秦孝麟究竟意欲何為，焉知他微微一笑，回心轉意又有了養她做外室的興致，她哪裡願意，可一咬牙還是答應下來，只有一個條件，讓她帶茹茹回家收拾告別一番。

其實這幾日茹茹一直和青娥在同個屋簷下，奈何這間宅邸實在太大，娘倆各自鬧出多大的動靜，也只有自個兒院裡的下人聽到。

青娥領了哭紅眼的茹茹離開卻根本沒有回到莊上，而是徑直去往了錢塘縣衙。

青天白日，明鏡高懸，她拚命擂鼓，縣衙裡聞訊出來幾個衙役，問她所為何事，狀告何人。

青娥抱緊茹茹，捂著她耳朵，讓她的小腦袋挨著自己，聲音發顫字字堅定道：「民女李青娥，狀告錢塘縣地主徐廣德和秦府官人秦孝麟，他二人狼狽為奸，沒收佃戶租地，強搶民女作惡多端。」

在聽到秦孝麟的名諱後，幾個衙役相視一眼，有了些盡在不言中的默契，似乎已經預見了這個女人的結局，但還是按章行事上報縣丞。

縣丞一聽，上報了縣令郭鏞，郭鏞一聽，扶穩烏紗，趕忙派人通傳秦孝麟。

秦孝麟彼時剛剛送走青娥，正在她的屋內把玩她睡過的軟枕，聽罷怒不可遏，當即下令，「把她給我帶過來！」

眼看那衙役畏畏縮縮要回去覆命，秦孝麟忽然將人叫住，改變了主意。

他冷笑一聲，兩腳架上案桌，幾乎是在喃喃自語，「好啊，她要告我就讓她告，

我倒要看看她能翻出什麼花來，即便告到順天府，我也能讓她叫天天不靈，叫地地不應。」

第三章 殘酷的重逢

十日後，皇城根下春風和暖萬物復甦，順天府吏部官衙內，幾位身著紅袍的大人正圍坐品茗，屋內茶香四溢沁人心脾。

「不愧是連夜從杭州運來的雨前龍井，香氣悠長，久泡不散。」說話的人是吏部左侍郎曾亭光，就是他在當年一力舉薦翰林修撰馮俊成進吏部。

旁側年輕些的人道：「你們可知道，那名貴的茶葉，都是採茶女們用指甲掐斷，貼身保管，用體溫烘著帶下山去的。」

「不可能，少說這些捕風捉影的。」

「不信你問時謙，他什麼都知道，你問他！」

馮俊成在邊上品味茶湯，被點名後挑眉看過去，「我可不知道，也不是我用指甲掐了放在身上烘著帶下山的。」

「你怎麼這麼噁心！」

馮俊成笑了笑，細嗅茶香，「我聞著這香氣，當真有些想家了。往年春季，總覺得家裡處處飄著杭州龍井的味道。」

同僚在旁說道：「萬歲爺欽點你巡撫浙江，時謙，你大可趁此機會到家中看看。」他頷首，「都到家門口了，是該回去一趟。」

曾亭光道：「時謙，此去浙江，除了鹽、茶這兩樣至關重要的稅要仔仔細細地查，那兒的民生也要多加重視，應天府與順天府隔著半個江山，那一帶官員世族手握丁點權力便敢以權謀私，壓榨民脂民膏，左右天高皇帝遠，查不到他們頭上，你這一去，不知要變成多少人的眼中釘。」

馮俊成答道：「您說的是，我會行事謹慎，不給人落下話柄。」

邊上人笑道：「就怕那幫人當著你的面與你百般配合，等你一回來，立刻參你一本。」

另一人道：「這巡撫一職做得好是一樁功績，做不好了就是引人仇恨，一屁股爛帳。」

「倒也不必嚇唬時謙，又不是那狼窟虎穴。」

「多謝諸位贈言，我一定謹言慎行多加小心。」見時候不早，馮俊成起身告辭，站起身來，高大俊拔，拱拱手，「曾大人，幾位，我明日動身，還有些囑咐沒有和屬官說清，你們吃茶，我先去了。」

「好好好，早些動身也好。」眾人起身與同僚拱手送行。

今日大家聚首在此就是為給馮俊成餞行，他人緣不錯，獨來獨往卻極善處理人際，鮮少酬酢還又面面俱圓。

聽說他早前在江寧也是位左右逢源的倜儻小爺，就是不知道為何一來到順天府，便再也沒有出入過那秦樓楚館溫柔鄉，反倒對女人敬而遠之。

有人道，他該不會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？

他牽動嘴角一笑，順應道了聲是，玩味說自己當年只關心風月，連功名都是為女

人考的，可惜被女人騙，自此心便死了。
惹得眾人哈哈大笑，道他風趣。

幾日後，馮俊成抵達錢塘。

當今聖上欽點了四位六部的官員，到鳳陽、江寧、杭州、嘉興四地體察民情。與地方上設立的巡撫官員不同，這幾位大人都是御筆欽點不說，還都身居六部要職，以馮俊成為例，他出翰林入吏部兩年，若此次巡撫有功，定然鵬程萬里。馮俊成來到杭州第一日，便收到各路邀請，要略盡地主之誼，請馮大人宴飲。當中秦家最是殷切，起因是馮俊成此次來到錢塘，頭一件事便是要監督審理當地一樁與秦家有關的案子。

錢塘有一寡婦先在縣衙告狀，狀告秦家大少秦孝麟串聯小地主徐廣德，欺壓百姓強佔民女，縣衙本打算叫他們私下了結，可那寡婦不從，說杭州知府和她所告之人有親緣關係，杭州府裡官官相護，她要上應天府去告狀。

秦家又反告那寡婦誣告並且設局訛詐，弄到如今，那原告的寡婦竟然入了大牢。這一連串鬧下來，馮俊成就是不辦這樁案子都不行了。

秦家派人來請便是為著此事，不過他們上哪知道馮大人鐵面無私，素日裡鮮少應酬，和他相處過的人都道他外熱內冷，不是那耽於聲色喜好應酬之人。

秦家還想給他提供下榻之處，卻不曉得馮家祖宅就在錢塘，雖是大伯一家管著，但也有馮俊成的一份家業。

錢塘祖宅裡，馮家二房的院子始終空著，長房的人提前得知馮俊成回來，臨時清掃出一間院子，恨不能派人八百里相迎，將他接回家來住了進去。

他大伯母劉氏領他進屋，「俊成，你可真是難得回來，不光是我們錢塘的稀客，也好久沒回去過江寧了吧？去歲春節你爹娘和老祖宗還在這兒說呢，說你羽翼已成，在你面前呀，他們是一句話都插不上了。」

「他們也是懶得管我了。」

「瞎說。嘍，這院子是你小時候住過的，不知道你還有沒有印象，後來你爹到江寧為官，你們幾口人索性就都搬走了。」

馮俊成隨大伯母在屋裡走了走，劉氏說起當年事那叫個囉唆，恨不得從盤古開天祖宅初建那會兒說起。

也是聽煩了，他對劉氏笑一笑，隨口應和幾句，兀自坐下吃茶。

他從嫂子狀上前來給兩人看茶，「娘，我看小叔他這是累壞了，一路南下幾乎沒有休息過吧？還是叫丫鬟先給小叔擺一桌飯，叫他吃過睡會兒。」

馮俊成擱下茶盞答應得快，「好，老太太還在睡午覺，我便也睡會兒，醒過來再去向她老人家請安。」

劉氏也反應過來自己多嘴了，掩唇領了兒媳離開。

兩人走出去，不由得都感慨起馮俊成這五年的變化，實打實五年多沒見過，看馮俊成就跟換了人似的，雛鷹展翅，當年的毛躁莽撞在他身上是半點看不見了。

「就是不知他和柳家小姐的婚事怎麼樣了。」劉氏說著，心裡念著娘家幾個外甥女。

「您就別盤算了，人家和柳小姐本來三年前就該正式議親的，只是柳小姐死了親娘服喪三年，今年剛好出孝，又逢小叔回來一趟，那還不趕緊，見個面日子就該定了，再拖下去，誰受得了？」

「噢。」劉氏也想起來，「哎喲，天可憐見，那可真不是時候，那還是盼著他倆快些成好事吧。」

「就是呢，您就別替他操這份心了。」

那廂馮俊成壓根沒睡，他哪有午睡習慣，正在屋裡的書櫃前收拾以前的書本，全都發黃返潮看不到了。

錢塘老宅建了有五十來年，這時節春雨連綿，房屋處處透著些霉味，順天府氣候乾燥，他已許久沒有聞到過這既惱人又熟悉的氣味。

「王斑，等哪天出太陽，把這些書拿出去曬曬。」

「欸。」王斑跟隨馮俊成多年，極有觀察力，道：「爺一到錢塘秦家就派人來請，莫不是心裡有鬼。」

「秦家在錢塘隻手遮天，這次也是叫他們碰上了硬骨頭。不過現在還未有定論，等明日去過縣衙再說吧。」馮俊成翻幾頁書，「縣衙那邊知道我明兒要過去？」

「知道的，都說過了。」

其實這案子馮俊成暫時知之甚少，一來他剛到此地，二來他不相信道聽塗說，只等明日將那犯婦從牢裡提出來重新聽審。

照理說秦孝麟在案子判定之前，該關在牢裡聽候發落，可是他卻沒被關押候審，甚至還想請他私下會面，約他去秦樓楚館稱兄道弟吃花酒，實在也是把律法視若無睹。

馮俊成想到這兒，讓王斑喊了屬官進來，叫他去縣衙傳話，讓捕快去秦府和徐府押人，按章程行事在牢裡等待明日審理。

翌日一早，馮俊成著官服上馬去錢塘縣衙。

錢塘縣令郭鏞是嘉興人氏，在錢塘為官二十餘載，身形瘦削筷子似的那麼一根，官服罩在身上搖搖擺擺晃晃蕩蕩，跑出來迎馮俊成。

「馮大人！」郭鏞佝僂著脊背，兩手舉過頭頂，「大人怎麼不叫下官備上車馬來接，下官正預備帶人到馮府去請您呢。」

「不必為我專程預備什麼，你只當今天是個平常日子。」馮俊成一逕往裡走去，穿過儀門來在六房門外。

縣衙的六房對應的便是六部，眼下進進出出的小吏差人們忙忙碌碌，清掃監獄的清掃監獄，整理文書的整理文書，可見馮俊成的確來早了，衙門裡的人都還沒有做完表面功夫。

郭鏞領著馮俊成在六房看了看，又去到贊政廳和大堂，正欲去往牢獄裡巡察，秦孝麟就這麼帶著人大搖大擺地到了。

他出入縣衙如入無人之境，容光煥發搖著摺扇，鳳眼瞓著，分明春風得意，哪裡有官司纏身的樣子。

「想不到北直隸來的馮大人是位一表人才的青年才俊。」

「你是？」馮俊成猜不到這瀟灑倜儻的公子哥是秦孝麟，畢竟秦孝麟此刻應該在牢裡等候問審。

秦孝麟合攏扇面與馮俊成含笑見禮，見馮俊成微微皺眉，他將話語放緩，抬起笑眼，「在下秦孝麟，正是大人監察審理的案子中的那個秦孝麟。」

馮俊成並未感到詫異，這樣的人他見得多了，也料到郭鏞不會按章辦事，「官人此刻應該在牢裡，等候問審才是。」

秦孝麟卻輕飄飄道：「我沒罪為何要被關到牢裡，關押縣衙大牢無非是擔心涉案者畏罪潛逃，我不逃便也不必收押，是不是這個道理？」

馮俊成笑了笑，大早上此人說起話也和這晨霧似的輕飄飄捉摸不透，「有沒有罪，縣衙會判定，不過既然官人已經到此想來也趕時間，就別拖下去了，即刻在儀門外擺柵欄開審吧。」

說罷，馮俊成輕挑眉梢看向郭鏞，眼中的鋒芒是不出鞘的匕首，「郭縣令也派人去傳徐員外吧，想必他同樣沒有被收押大牢。衙門辦事是該講人情，但也不好人情氾濫啊。」

郭鏞一聽，心道這不是在說自己辦事不力嗎？真叫裡外不是人。

他心中暗暗叫苦，嘴上卻連聲答應，振振袖子喊人去傳徐廣德。

縣衙儀門一開，過路百姓紛紛往裡探頭張望，這是規矩，百姓可以旁聽只是不得喧譁，一旦干擾堂上辦案都要受罰。

沒等多久徐廣德便從人群裡穿進來，他見了馮俊成點頭哈腰拍起馬屁，馮俊成笑盈盈聽了，讓衙役將人帶下去和秦孝麟一起等候提審。

郭鏞見巡撫大人不好對付，連忙坐在那紅藍耀目的「江牙山海圖」前，一拍驚堂木。

「升——堂——」

柵欄外的百姓囁嚅喳喳，無非是因為今日堂上還坐著一位身穿緋紅公服的年輕官員，那官員模樣俊朗身量頗高，頭戴正五品烏紗，儼然是那傳聞中來錢塘巡撫的馮大人。

郭鏞遞出個眼神，衙役們魚貫而出擋在儀門外，霎時讓百姓噤聲，他滿意笑笑，高聲道：「將犯婦李氏帶到堂下！」

衙役帶了青娥來到堂下，案子尚未判定，因此她穿的不是囚服，而是十日前被關進去時穿的那身衣裳，衣裳滿是皺褶，頭髮已有些蓬亂，亦步亦趨跟在衙役身後，腳步卻飄忽忽的沒一腳踩到實處。

五年是多漫長的一段歲月，因此馮俊成此時還沒有將這個狼狽的婦人認出來，甚至在郭鏞叫出她的名字要她抬起頭時，馮俊成還有種置身事外的平靜，不過心底

有個聲音在說，這世上沒有如此巧合。

待看清她的臉孔，馮俊成才驚疑發覺竟然還真是她。

他伸手去取案上師爺謄錄的案卷，思緒卻是空白的，看了兩行又不得不從頭看起。

想不到她至今不肯消停，好在天網恢恢疏而不漏，叫她總算栽在誰的手上，呵……

不對，她才是擊鼓鳴冤的那個！

馮俊成心臟越跳越快，她怎會是擊鼓鳴冤的那個？

此前大把的時間給他熟悉案情，他不著急，這會兒想看卻一個字也看不進去，只有零星幾個詞往眼睛裡蹦，欺辱、威脅、逼迫……

馮俊成倏地扣上案卷，抬眼見青娥也正瞧著自己。

她看上去全然不如自己冷靜，雙唇微啟，驚愕失色，在眾目睽睽之下顯得越發難堪。

但這只是馮俊成自己的想像。

看在青娥眼裡，他此刻也不大體面，眉間打出了個死結，眼神極其專注又幽怨陰沉地盯著她，看神態似乎恨不得當場給她判個死刑。

這世間真小……緊跟著青娥又想，他那麼有出息怎麼跑到錢塘縣衙來了？他到縣衙來做什麼？總不是專程來審她的？

人都在堂上鐵面無情地坐著了，可不就是來審她的。

郭鏞不知道他們這電光石火間的八百個念頭，清嗓子道：「李青娥，見了本官和巡撫大人，為何不跪？」

她跪下去，心跳突突行了大禮，「民婦李青娥，叩見兩位大人，求大人為民婦做主。」

郭鏞道：「這位是順天府來的馮大人，大人心繫民情，曉得妳有委屈，特意到咱們錢塘來監察審理妳的案子。妳的案卷大人已過目了，妳放心，我們冤枉不了一個好人，也絕不放過任何一個有罪之人。」

青娥沒起身。

郭鏞沉聲道：「李青娥。」

「……在。」她滿頭大汗抬起臉，「大人有何吩咐？」

「妳有什麼要對馮大人說明的，便再說明一次。」

青娥趕忙抬起頭，只看向郭鏞，「大人，這案子審到如今，還有什麼是我沒說清楚的，為何半個月都不能將徐廣德和秦孝麟定罪？」

「妳說的固然清楚，可那些也都是妳的一面之詞，我總歸要聽過麟大官人和徐員外的供詞，你們互相不認可對方所說，我便要花時間取證，分辨當中真偽。」

青娥身子涼了半邊，「可他們說的都是假的……上哪兒去取證？」

「這不是妳該關心的。」郭鏞一勾手，「來人，把證人帶上來。」

衙役帶了幾個熟面孔來到堂上，青娥艱澀地調轉臉看向那幾人，都是她在錢塘的街坊四鄰，有早前縣鎮上的也有莊子上的佃戶。

這些人有個共同之處就是和青娥不熟，有的甚至只是打過一兩次照面，可他們卻能言之鑿鑿地說——

「我作證，李青娥是個妓女。」

「她勾引過我，我沒搭理她。本來就做皮肉生意，怎麼好反過來誣告徐員外和麟大官人。」

「對，我作證，她是打開門做那種生意的女人。」

一人一句將青娥毫無預料地釘死在原地，她氣得渾身發抖，簡直想要破口大罵，再一想堂上坐著什麼人，霎時泄了氣。

若這稱不上報應，那世上也沒什麼叫報應了。

青娥用極度憤恨的眼神死死盯住那三人，盯得他們不敢抬頭，「我認得你們三個，你們說我是妓女，那好，證據呢？你們說得像一回事，又有誰和我睡過？」

「李青娥！」郭鏞抄起驚堂木對著案桌一砸，「這是公堂！不是妳撒野的地方！」倒成了她在撒野了！青娥滿口不知從何而來的苦味，痙攣似的硬扯出個不服輸的笑。

就算她和人睡覺收過錢，也只收過一個人的錢！這三個人又是哪冒出來的，又收了誰的錢在這兒血口噴人！

郭鏞歎口氣，「李青娥，妳想清楚，對這三位證人的證詞，還有什麼想說的？」

青娥恨得嘴裡咬出血來，「我不是妓女。」

「有沒有人為妳作證？」

作證？好生荒謬，她該回什麼？青娥索性不回了，笑了下看向旁處。

郭鏞覺得自己問得不錯，轉臉看看馮俊成，等待他投來讚許的目光。

「郭縣令辦案獨到。」

馮俊成語氣真摯，叫郭鏞當真相信了半刻，不過很快便反應過來，馮俊成說的這是反話，因為他又道：「既然空口白牙都能當做呈堂證供，那我是否也可以為她作證？」

郭鏞霎時噤聲，心裡卻在盤算，這下難辦，收了秦家的銀子總不能再還回去，今日不好多審，等退了堂他得和這位新來的巡撫大人說說錢塘辦案的規矩。

馮俊成緩緩梭巡那三人，「這幾個人和李氏是什麼關係？為何她一個擊鼓鳴冤的原告，現在卻成了你們口中的犯婦。郭鏞，這案子查到現在還是一團亂絮，你到底是怎麼辦的？」

青娥愕然看向堂上，聽他話意，難免以為他對自己餘情未了，可惜一番眼神的搜索，沒有在馮俊成眼中看到任何徇私的蛛絲馬跡。

他只是冷漠地注視她，那冷漠之中有殘存的驚愕，可那算不上什麼，他儼然已接受了這場地位懸殊的重逢。

在他眼裡她就是犯人，他從不質疑她有罪，也不在乎她是不是妓女，他只是無法苟同郭鏞兒戲的辦案方式。

青娥不再心懷僥倖，原先只是跪著，現在卻像被人抽走脊梁，坐到腿上，霎時矮下去一截，又忽然不合時宜地想起，五年前他們便經歷過類似的場面，就在江寧馮家，不過那時坐在堂上的人不是他而是他祖母，他站出來替她做證，為表明立場還動手打了他姊夫。

想到這，青娥又燃起些希望，直起身說道：「大人，這幾人分明是受秦徐兩人指使，侮我清白顛倒是非，望大人明察。」

高堂上，馮俊成再度拿起案宗，默不作聲看了幾行，斜眼端詳她道：「李氏，站起來。」

青娥站了起來，這一站起來竟是踉蹌，跪久了兩腳發麻，這會兒針扎似的好似上刑。

「妳丈夫呢？」

青娥知道他問的是趙琪，可那是在江寧時的身分，在錢塘趙琪從來是她孩子的舅舅。

「我丈夫死了，先前還不上賭債，在外邊被人打死了。」

倒也合乎情理。

「傳秦孝麟。」馮俊成目不斜視，挑過審案大梁。